

外国 报告文学选

张 德 明 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外国报告文学选

张 德 明 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外国报告文学选

张德明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10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北京通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6.625印张 400千字

1985年9月第一版 1985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刷1—16750册

统一书号：10263·014 定价：2.50元

编 选 说 明

报告文学是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形成的一种新兴文体。它担负着迅速真实地报告时代风云变化的重大使命。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文学”(高尔基),是揭露资本主义罪恶的“艺术文告”(基希)。将近一个世纪以来,在世界文坛上涌现了一批杰出的报告文学作家和优秀的作品。为了展现这方面的成果,让我国读者了解国际报告文学的创作情况,也为了向我国报告文学作者和研究者提供一份学习、借鉴的资料,我们选编了这本《外国报告文学选》。

本书的编选原则是:注意思想性和艺术性并重,所选的作家作品,一般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注意选择不同年代不同时期的作品,同时也照顾到题材和风格的多样化。

考虑到篇幅的限制,一些虽然很有影响但已出版过单行本的作品,如美国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法国巴比塞的《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捷克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等,本书就不再选入了。另外,一些外国作家写中国的报告文学,如美国斯诺的《西行漫记》、捷克基希的《秘密的中国》等也不列选。

全书按作品发表的年代顺序排列。

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我们对收入本书的每个作家及其作品作了简要的介绍。

由于时间比较匆促,加上水平有限,在选编过程中难免有许多缺点和不当之处,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四年七月

于上海复旦大学

目 录

一月九日·····	[苏联]高尔基 (1)
列宁·····	[苏联]高尔基 (30)
北极占领记·····	[捷克]伏契克 (77)
列宁同志问候你·····	[捷克]基 希 (124)
斗鸡·····	[捷克]基 希 (133)
巴黎陷落后的一个月·····	[苏联]爱伦堡 (143)
苏联人民的憎恨之火·····	[苏联]爱伦堡 (151)
广岛浩劫·····	[美国]约翰·赫西 (157)
区里的日常生活·····	[苏联]奥维奇金 (225)
人跟人是朋友·····	[苏联]波列伏依 (258)
法国球星普拉蒂尼·····	[法国]菲利普·图尔农 (319)
摩加迪沙行动·····	[西德]拉·施勒德尔夫 沃·尼曼恩 (347)
白森劳教学校·····	[日本]斋藤茂男 (436)
美国梦·····	[美国]斯·特克尔 (492)

一 月 九 日

(苏联) 高尔基

玛克西姆·高尔基(Максим Горький, 1868——1936), 苏联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生于木工家庭, 当过学徒、码头工、面包师傅等, 流浪俄国各地, 经历丰富。1892年开始发表作品。早期作品多描写俄国沙皇制度下人民的痛苦和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1899年起先后写出长篇小说《福玛·高尔捷耶夫》、《三人》, 剧本《小市民》、《底层》、《仇敌》, 中篇小说《奥古洛夫镇》、《马特维·克日米亚金的一生》等作品, 刻画资产阶级、小市民和城市贫民的形象。《鹰之歌》、《海燕》等诗反映作者激荡的革命情绪。1906年发表长篇小说《母亲》, 反映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 被认为是第一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十月革命后参加社会主义文化活动。1934年主持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 并当选为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其他重要作品有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 反映资产阶级家庭三代历史的长篇小说《阿尔达莫洛夫家的事业》, 描写革命前四十年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生活和思想的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 以及许多政论、回忆录、文学论文等。

高尔基在文学上的伟大成就, 除了表现在小说、剧本、散文、文艺理论上之外, 还突出地反映在报告文学(在苏联被称为“特写”)上。他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报告文学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 在世界报告文学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他积极提倡和组织群众性的报告文学创作活动, 热情鼓励和诱导青年作家和工农通讯员大写报告文学。他亲自创办了专门刊登报告文学的杂志《我们的成就》以及与此同类性质的刊物《苏联建设》、《文学

学习》、《集体农庄庄员》、《在国外》等，倡议并主持编辑了许多具有报告文学性质的文集丛书，如《工厂史》、《农村史》、《国内战争史》、《名人传记丛书》、《两个五年计划》等等。他还发起编辑大型报告文学集《世界的一日》。除此以外，高尔基还运用马列主义的文艺观点，对报告文学的许多理论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的真知灼见，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这种文体的繁荣和发展。

高尔基对报告文学的贡献，还表现在他对这种文体的亲自实践上。还在高尔基文学创作的早期，他就写了许多揭露贵族资产阶级丑恶灵魂和行为、反映下层人民痛苦生活和反抗情绪的特写。这些作品后来收到了他的第一本集子，命名为《特写和短篇小说集》。1905年1月9日，高尔基在彼得格勒亲眼目睹了沙皇政府血腥镇压游行示威的工人群众的情景，写下了著名的报告文学《一月九日》，作品从正面描写了人民反抗斗争的现场图景，揭露了沙皇尼古拉二世“仁民爱物”的虚伪性，展示了更大的革命风暴即将来临的历史趋势。这部作品，不仅在国内，在国际上反响也很大，鲁迅把它称为“先进的范本”。十月革命胜利以后，高尔基满怀无产阶级的革命感情，积极地讴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生活。他于1928年从国外养病回国后，曾两次长途旅行，到各地工厂、农村视察，与各阶层的干部、群众座谈，写下了一系列反映新俄罗斯人民朝气蓬勃的新生活的报告文学作品，如《苏联游记》、《天涯海角》、《英雄们的故事》等等。在侨居国外期间，高尔基还写了一系列社会活动家和作家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同时也是非常有价值的报告文学作品，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长篇人物特写《列宁》。在这篇列宁逝世以后才十几天就写成的作品中，作者怀着极为沉痛和敬仰的心情，以文学家的细腻的笔触，通过对作者与列宁的交往中的几个片断的回忆，生动地描绘了列宁的光辉的斗争生活和那亲切可爱的领袖形象。这篇作品在苏联和世界报告文学史上都有着重要地位，它为后人如何反映无产阶级领袖

人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本书选编了《一月九日》和《列宁》两篇著名作品。

高尔基的报告文学，背景开阔，政论色彩强烈，富有时代精神，他往往采用夹叙夹议的笔法，将形象性和抒情性结合起来，人物刻画上注意典型细节描写，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人群象被刚起的风暴勉强卷起的海洋上的黑浪，徐徐地向前滚去；灰色的人脸，象混浊的、泡沫飞涌的浪峰。

一双双眼睛闪着激动的光芒，不过大家都互相张望，仿佛不相信自己的决定，都为自己感到惊奇。人声象灰色的小鸟，在人群上空回旋。

他们低声地、郑重地说着，仿佛彼此在为自己辩护。

“再也不能忍受了，所以才来的……”

“人不会无缘无故来的……”

“难道‘他’^①不明白这个吗？……”

他们说得最多的是“他”，都互相开导，说“他”仁慈、心肠好，什么都懂……可是，形容“他”的话，却没有光彩。他们都觉得好久没有，也许从来也不曾对“他”认真考虑过，都不曾把“他”当做一个活生生的真人，他们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甚至都不知道要“他”干什么，以及“他”能干些什么事。可是，今天大家都用着“他”了，都急着要了解“他”了，因为都不知道那是现实里存在的人，于是，都不由得在自己的想象中，把“他”看成是一个大人物。他们怀着巨大的希望，所以需要个巨人，来作自己希望的支柱。

人群中不时有人大胆喊道：

“同志们！别自己骗自己……”

* 本篇写于一九〇六年十二月，于一九〇七年在柏林出版单行本。十月革命后，于一九二〇年才在国内发行。译自《高尔基三十卷集》第七卷。

① “他”，指沙皇。

不过，自欺在当时是必要的，于是，那人的声音，就被胆怯而愤怒的喊声淹没了。

“我们愿意公开地……”

“老兄，你住嘴吧！……”

“再说，加邦^①神父……”

“他知道！……”

人群分成小股，犹豫不决地在运河般的街道上涌来涌去；大家争吵着、议论着，一片嘈杂。人群涌到屋墙跟前，于是，又象乌黑的稀泥浆一样，漫到街心来。他们心中似乎有一种模糊的疑虑，显然他们在紧张地期待着什么，期待它会用胜利的信心，照亮达到目的的道路。这种信心把他们的零乱想法汇成一个坚定、统一的信念。他们都尽力想把疑虑掩盖起来，但是不可能。一种模糊不安的心情，尤其是对一切声音特别尖锐的敏感，都表现出来了。他们走着，谨慎地仔细倾听着，向前边看着，顽强地用目光搜寻着什么。那些相信自己内在力量，而不信自身以外的力量的人，他们的话在群众中引起了惊恐和愤怒，对那些深信自己有权用公开方式，同他们所想看到的那种力量辩论的人来说，这些话是太激烈了。

可是，从一条街上涌到另一条街上的人群，很快壮大起来，这种表面上的壮大，逐渐引起内心壮大的感觉，唤起被奴役的人民的觉悟，使他们认清自己有权请当局注意他们的疾苦。

“天说地说，咱们总是人呀……”

“‘他’大概会明白的，咱们是来请愿呀……”

“‘他’应该明白！……咱们不是暴动……”

“又是加邦神父……”

① 加邦（1870—1906），彼得堡一个工人区的神父，沙皇警察机构的奸细。一九〇四年，俄国罢工浪潮，汹涌澎湃。他乘机组织“俄国工人大会”，阴谋破坏罢工，转移工人革命斗争。提出挑衅性建议，并说沙皇是仁慈的，会接受工人要求，改善工人生活。怂恿工人抬着圣像和沙皇像，于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列队前往冬宫作和平请愿，结果遭到一场大屠杀。

“同志们！自由不是请求来的……”

“唉，天哪！……”

“你等着瞧吧，老兄！……”

“把他赶走，鬼东西！……”

“加邦神父更知道该怎么办……”

“人需要信心的时候，信心就来了……”

一个身材高大的人，身穿黑大衣，肩上补着一块红褐色的补丁，站到街旁的石柱上，从秃头上摘下帽子，眼里闪着火星，嗓音发颤。他郑重其事的大声说起来。他讲到“他”，讲到沙皇。

可是，在他的话里和声调里，首先使人感到有一种不自然的激昂，听不出足以感染别人，以及能创造出近乎奇迹的那种情感。他好象在强迫自己，尽力从记忆中唤起那早已没有个性，没有生命，被时光磨去的形象。这形象从来离他很远，可是目前他很需要它——他想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到那上边。

这希望使那个死人慢慢复活了。群众聚精会神倾听着——那人表达了群众的愿望，群众感觉到这一点。虽说这是神话一般的想象的力量，同“他”的形象显然不相符，可是大家都知道有这样的力量，应当有这样的力量。演讲人把这种力量放到月份牌画像上那个尽人皆知的人物身上，把这种力量和大家从神话中得知的那个形象联系在一起，要知道，这形象在神话里是富于人情味的啊。演讲人的声音很高，他的话明白易懂。他明明白白地讲述着那位威严、仁慈而公正的人，他慈父般关怀着人民的疾苦。

人人都有信心了，都满怀信心，都被信心鼓舞起来，那些低声细语的疑虑也听不见了……大家都急忙听从这期待已久的心情，互相紧紧地靠在一起，团结到万众一心的巨大的整体里，他们肩并肩、背靠背地团结到一起，用火热的信念，用希望成功的烈火，把人心都暖热了。

“我们不要红旗！”那个秃头喊道，他挥着帽子，走在人群前面，他的光头顶暗暗发亮，在人们眼前晃动，吸引着大家的注意。

“咱们找神父去！……”

“他不会使咱们受委屈的！”

“同志们，红色就是咱们的血的颜色！”一个孤零零的、响亮的声音，在群众头顶上固执地说。

“除了人民自己的力量之外，没有力量可以解放人民。”

“不需要！……”

“捣乱分子，鬼东西！……”

“加邦神父拿的是十字架，可是，他却打着旗子。”

“还年轻呢，可是，也想来指挥……”

最没有信心的人，走在人群当中，愤激而惊慌地喊道：

“把那个打旗子的人赶走！……”

现在都毫不犹豫地快步走着，那种团结一致的心情和自我欺骗的麻醉，互相间感染得越来越深了。刚刚创造出来的“他”，在记忆中顽强地唤起了仁慈的英雄的旧日的影子，那是大家童年时代听到的神话形象留下的印象，由于大家都愿意相信，“他”在这种由于相信而产生的活力影响下，在大家的想象中，难于遏制地壮大起来……

有人喊道：

“‘他’爱咱们呀！……”

毫无疑问，群众都真心相信他们刚才所创造出来的那个人的爱。

当人群从街上往河岸上去时，就看见前边有一道很长的、零乱的步兵线，挡住他们往桥上的去路，这道细细的灰栅栏似的步兵线，并没有把人群挡住。在宽阔的浅蓝色的河水^①的背景上，在清楚地显露出来的兵士的身影里，没有丝毫可怕的影子。他们蹦蹦跳跳，暖着冻僵的脚，挥着手，互相推搡着。在前边，大家看见对岸有一座暗色的房子。“他”，沙皇，这座房子的主人，就

① 指冬宫旁边的涅瓦河。

在那儿等着他们呢。这位伟大有力、仁善慈爱的人，当然不会命令自己的士兵，叫他们挡住那些爱戴“他”的，而且愿意和“他”谈谈自己疾苦的人民到“他”跟前去。

可是，许多人脸上，仍然流露出疑惑的神色。走在人群前边的人，都把脚步略微放慢了。有的回头张望，有的走到旁边去，可是，他们都尽力表示他们知道是有士兵，这并不足奇。有些人镇静地望着金色的天使在阴森森的要塞^①上空，闪闪发光，有些人在微笑。有人用同情的声音说：

“士兵们好冷啊！”……

“是呀……”

“可是得站岗呢！”

“士兵是维持秩序的。”

“安静点，弟兄们！规矩点！”

“乌拉，士兵们！”有人喊了一声。

一个军官戴着黄色军帽，风帽的长耳披到肩上，他把马刀从刀鞘里抽出来，挥着弯弯的钢刀，对群众也喊了一声。士兵们肩靠肩一下不动地站着。

“他们这是干吗呢？”一个胖女人问。

没有人回答她。大家好象突然走不动了。

“向后退！”传来一个军官的喊声。

几个人向后张望了一下，他们背后是挤得紧紧的人群，无穷无尽的黑压压的人流，从街上向他们涌来；群众受到这股人流的冲击，让开了，把桥前面的广场塞得满满的。有几个人出来，挥着白手帕；向军官走去，边走边喊道：

“我们是去找我们的皇上呢……”

① 这里指冬宫对岸，靠近涅瓦河右岸的彼得保罗要塞及要塞内寺院金尖顶的装饰。要塞曾被沙皇用作囚禁政治犯的监狱。高尔基曾被囚于此。要塞四周都在河里，只有一桥与岸相连。

“完全是心平气和的……”

“向后退！我要下令开枪的！……”

军官的话传到群众跟前时，人群中一声惊呼。至于不让到“他”跟前去，人群中有些人早就说过了的，可是要对那些相信“他”的力量，相信“他”是仁慈的，而且对那些心平气和去找“他”的人民开枪，这一点把他们所创造的那个形象的完整性破坏了。“他”是至高无上的权威，“他”什么人都不怕，“他”无须用刺刀和子弹把自己的人民赶开……

一个个子瘦高，面黄肌瘦，两眼乌黑的人，突然喊道：

“开枪吗？你敢！……”

随即，他恶狠狠地继续对群众大声说：

“什么？我说过，他们不会让咱们过去……”

“谁？士兵吗？”

“不是士兵，是那儿的……”

他用手向远处指了一下。

“那些高高在上的人……就是这！我已经说过了！”

“这还不清楚……”

“他们如果知道咱们为什么来，一定会让咱们过去的！……”

喧闹声越来越厉害了。其中有愤怒的喊声，也有讽刺的叫声。那正确的思想，碰到这荒唐的障碍，被撞得粉碎，无声无息了。人们更加焦躁，更加慌乱起来；一阵刺骨寒风，从河面上吹来。刺刀尖凝然不动地闪着光芒。

人们喊叫着，被后边的人推着向前走去。刚才挥着手帕的人，拐到旁边，消失在人丛里。可是，前边那些男人、妇女和少年们，也都挥着白手帕。

“怎么会开枪呢？干吗要开枪呢？”一个胡子苍白的、上年纪的人郑重地说：“他们不过是不让咱们过桥……咱们就从冰上过去吧①……”

① 冬宫附近的涅瓦河，冬季结冰甚厚，行人可在冰上行走。

突然，空中响起一阵零乱、冷漠的枪声，好象几十条无形的鞭子，在人们身上乱抽了一阵。瞬息间，一切说话声都停止了。群众静悄悄地继续向前移动。

“放空枪的……”一个人用平平淡淡的聲音，好象是在说，又好象在发问。

可是，到处都是一片呻吟声，群众脚跟前，有几个人躺着。一个女人大声呼喊，用手抓住胸脯，飞快地向前边对她举起的刺刀跑去。一批批人，跟着她扑上去，抱住她，有的跑到她前边去。

噼噼啪啪地响起一排更响亮、更零乱的枪声。站在栅栏跟前的人，听见木板抖动了一下，好象望不见的牙齿，在狠狠地啃着这些木板似的。一颗子弹从栅栏跟前的树上打过去，把擦破的碎木片，抛到人们脸上。人们三三两两地倒下去，坐到地上，抱住肚子。有的打着跛脚跑着，有的在雪地上爬，雪上到处都是鲜红的血迹。血在流，在冒热气，吸引着人们的目光……人群向后移动着，瞬息间停下来，都呆若木鸡。突然响起一阵粗暴的、惊天动地的千百人的号叫。这种剧痛、恐怖、抗议、苦闷的疑惑和呼救的呐喊，象连绵不断、猛烈抽动的片片黑云，在空中飘荡。

大家都低着头，成群地扑向前去，抬死伤的人。受伤的人也大喊大叫，用拳头威吓着，人们的脸色都忽然变了，他们眼里闪着一种近乎疯狂的光芒。非常凶险的情况，突然笼罩着群众，就象秋风扫落叶，把人们聚成一堆，盲目地拖着他们，赶着他们，去拼命躲藏，——这是不曾出现过的惊慌场面。当时的恐怖，就象冷透的烙人的铁一样，使他们的心冻结了，钳制着人们的身体，使人们睁大眼睛，去看那吞没白雪的鲜血，去看那些血淋淋的脸、手、衣服，看那些惊慌忙乱的活人中间躺着的安静得可怕的尸体。当时有的是强烈的愤慨，痛苦的、束手无策的仇恨，有许多张皇失措的面孔和奇怪的、死呆的眼睛，愁眉苦脸的皱着的眉头，有紧握的拳头，慌忙的手势和严厉的话语。可是更多的是人

们心里满怀着一种冰冷的、令人沮丧的惊愕。要知道，这以前，几分钟以前，他们走着，清清楚楚看见自己前面的目的，他们面前站着一个威严的神话中的人物，他们赞赏他，爱戴他，满怀着巨大的希望。两排枪响，鲜血、尸体、呻吟，于是，他们束手无策，怀着一颗碎了的心，面对着一片灰色的空虚。

人群老在一个地方踏着脚，好象被什么东西捆着，挣不断似的；有些人默默地、小心地抬着受伤的人，收着死尸；有些人如在梦中，呆然若失，古怪地、一动不动地望着他们工作。好多人大声斥责士兵，骂着、抱怨着，对他们挥着手。脱了帽子，不知为什么还点着头，非常愤怒地威胁着……

士兵们一动不动地站着，把枪放下来，靠到脚跟前，他们的脸色也呆然不动，脸皮绷得紧紧的，颧骨突起。所有士兵的眼睛，似乎都是白的，嘴唇也都冻僵了……

人丛中有人大声狂叫道：

“那是误会！搞错了，弟兄们！……他们把咱们当作别人了！……别相信吧！……走吧，弟兄们，应当解释一下！……”

“加邦是叛徒！”一个少年哭喊着，往路灯柱子上爬。

“同志们，瞧吧，他们是怎样对待你们呢？……”

“别忙，这是搞错了！不会有这样的事，你要谅解！”

“给受伤的让开路！……”

两个工人和一个女人，扶着一个瘦高的男人；他浑身是雪，血从他大衣袖里流出来。他脸色发青，显得更尖瘦了，暗黑的嘴唇，无力的掀动着，低声说：

“我说过，人家不会让咱们过去的！……他们把‘他’藏起来，他们还看得起人民！”

“骑兵！”

“跑吧！”

站成一堵墙似的士兵的行列，抖动了一下，象两扇大木门一样敞开了；马跳跃着，鼻子呼呼地喷着气，从他们中间飞驰过

来，传来一个军官的口令声，马刀象一条银带，在骑兵头顶上闪闪发光，朝一个方向挥动着，群众站着，晃荡着，骚动着，等待着，不敢相信。

一片死寂。

“走！”传来一声疯狂的喊叫。

仿佛一股旋风打到人脸上，地在他们脚下好象也在旋转，大家都拥挤着，互相碰撞着，扔下受伤的人，从尸体上跨过去，急忙逃跑了。沉重的马蹄声追上来，士兵在呐喊，他们的马从受伤的人、倒下的人、死人身上踏过去。马刀闪着光。一片恐怖和痛楚的喊声。钢刀挥舞的嘶声和砍骨头的声音，时时可闻。被砍的人的喊声，汇成拖得长长的呻吟声，远远地传开去……

“呵——呵——呵！……”

士兵挥舞着马刀，向人们头上砍去，他们每砍一刀，就把身子向旁边一歪。他们满脸通红，就象没有眼睛一样。马可怕地龇着牙，摆着头，嘶叫着……

人们被赶到街上……马蹄在远处刚刚消失，人们就停下来，喘着气，瞪着眼，互相望着。许多人脸上流露出惭愧的苦笑，一个人笑着大声说：

“啊，我也逃跑了！……”

“当场你就只得跑！”大家回答他说。

于是，惊讶、恐惧、愤怒的喊声，突然从四面八方传来……

“这是怎么一回事，弟兄们，啊？”

“杀起人来了，正教徒啊！”

“为什么呢？”

“这算什么政府啊！……”

“用刀砍人，啊？用马踩人……”

大家都莫名其妙地站着，互相谈着自己愤怒的心情。都不明白该怎么办，没有一个人走开，每个人都紧紧地挤到别人跟前，想从这复杂混乱的情感里找一条出路，都满怀惊讶的好奇心，面

面相觑。可是惊讶总是比恐怖心情来得多。他们仔细听着，四面张望，在等待着什么。都垂头丧气，万分惊讶，这是一种比什么都强烈的情感，在这出其不意的、可怕的、难以理解的、不必要的、浸透了无辜者鲜血的片刻里，这种强烈的情感，很难使人的心境恢复正常……

一个青年拚命地喊道：

“喂！去抬受伤的人吧！”

人们都清醒过来，向通往河边的街口很快走去。有些受重伤的人，浑身都是鲜血和白雪，在雪地上迎面往街里爬，有些踉踉跄跄往街里走。把重伤的人扶起来抬走了，拦住马车，把乘客赶下去，把受伤的人运走了。人人都满心疑虑，愁眉不展，默然不语。大家都用衡量的眼光，望着受伤的人，都沉默地衡量着、比较着什么。都深深地对出现在眼前的模糊的、无定形的、好象黑影一般的可怕问题，寻找答案。这问题使刚刚才虚构出来的仁慈和善良的源泉——英雄、沙皇的形象毁坏了。不过，只有少数人才敢于大声承认这形象已经被毁坏了。能承认这一点，倒不容易呢，因为这就等于使自己丧失了唯一的希望……

那个穿着大衣，大衣上打着一块红褐色补丁的秃头的人，在走着，他的暗色的头顶，现在满是血，他的肩和头，都垂着，两腿也累极了。一个宽肩膀，没戴帽子，卷发的小伙子，同一个穿着短皮大衣，面无生气的女子架着他走。

“等一等，米哈伊洛，这是怎么回事？”受伤的人嘟哝着。“不允许开枪杀人呢！……不该有这样的事，米哈伊洛。”

“可是竟有这样的事！”那个小伙子大声说。

“又开枪……又用刀砍……”那女子垂头丧气地说。

“那么，这一定有命令的，米哈伊洛……”

“一定有呢！”小伙子恶狠狠地喊道。“你想人家和你谈话吗？还给你一杯酒喝吗？”

“别忙，米哈伊洛……”